

● 旋风剑大系

● 不朽宇宙传奇
新派武侠巨著

仙剑奇侠

公孙千羽著



下

44.568

XJ

=3

C-1

旋风剑大系
公孙千羽著

仙
剑
奇
侠



远方出版社

龙渊与云慧并肩而行，看动作舒徐有致，其速度却是惊人之极，眨眼间已然到了山下，转瞬间便自不见。

镖局诸人望见此轻功法，不则得自心底泛起了惊讶与叹服，同时也泛起了许多感慨。好半晌方才回过神来，诸位局产商量着为几个死人，办理后事！

此际旭日东升，金光万丈，照澈了大地！

在钟山之隅，在山上站着的诸位镖头的心里，黑夜过去，气象俱皆为之一新！

中午时分！

三江镖局的隔邻，“福隆”客栈里，突然莅临了大批的镖界巨子。

店伙王嘴多，嘴多眼皮子也杂，哪能不识，赶紧厥着屁股，笑面相迎往里让，却听那为首的华雄镖局的局主，入云雕华化，道：“伙计，笑面前辈在哪个房间？快去禀告一声，说老夫等九人，前来拜候！”

王嘴多一怔，咕嚷道：“老爷子，你什么人？笑面前辈，小的店里可没有啊？”

众人知他弄错了意思，想来他亦不知“笑面跛丐”的名号，但，要是加以解说，却又都觉得有些碍口。

正在进退不得为难的当口，却听身后，突然响起了一阵子大嗓门，道：“喂，小伙计，有一位老华子和一个小相公可在你们店里……”

众人回头一瞧，进来的下百铁塔也似的弼马瘟神陆达！

陆达老远就跟不上了，进门望见八位局主，站在店里不由奇怪的问道：“各位局主怎么不进去，莫非那老华子不在这儿吗？”

王嘴多听他提起“老华子”扭头瞧瞧身后，见于别人，悄声笑道：“各位老爷可是要找那又跛又拐的老乞儿吗？他在！他就住在后院里！”

说着回身带路，三转两弯，已进入后面一所避静的偏院！

偏院堂屋里，闻声迎出个跛脚的乞丐，正是那大名鼎鼎笑面跛丐。

诸位局主纷纷抱拳行礼，除了弼马瘟神陆达，英武镖局局主，赛仲连鲁智，与华化之外，其他六人，各皆自报了姓名，算是正式的见面。

笑面跛丐让众人让到屋中，纷纷落坐，方道：“诸位光临，老跛子不胜高兴，前议之事，龙公子夫妇，交托于老跛子，老跛子在京，人地不熟，故尚请诸位多费点心力才好！”

说着，将桌上两只包裹打开，“哗啦”一阵乱响，倒出来无数珠宝，一时光射五彩，满室生辉，窗外日光，为之一暗。

王嘴多在一伺候茶水，瞥见这满桌的珠宝，不由惊得目瞪口呆，好半晌方才回过神来，暗道：“哎啊！我的妈，这老化子当真怪得可以。有这么多宝贝，留着不用，偏偏要穿着一身化子衣，真他妈的有福不会享，天生的守财奴！要是给了我，哎唷，发啊……。”

诸家局主，半生开设镖局，保着多少红白之货，但却未见过这多的珠玉奇珍，不由也惊得一怔。

弼马瘟神，心直口快，脱口呼道：“乖乖，这宝贝可真值钱，喂，那么相公和娘们呢！”

笑面跛丐瞪了他一眼，取出一张纸来，放在桌上，方才缓缓道：“这些但请诸位分成九分，携去变卖，按此清单，换购衣食用器；用船运往皖中，至于王敬实等五位骨髓，请鲁老弟多费点心，设法起出，装入棺木，等候启行，同赴皖中……。”

说完这话，方才转头答复陆达的问题，道：“龙公子与夫人，因有他事，已然首途黄山，他二人托我老跛子，代向诸位致候，请在巢湖千万灾民的份上，多费点心，至于托保运费，龙公子亦有交代，说是任凭各位的喜爱，在这堆东西里，任取一物……。”

赛仲连鲁智，生性正直无私，不待笑面跛丐说完，便抢先道：

“前辈与龙公子，生具豪性义肠，鲁智不才，却也不敢过于自菲，前辈何必提这托保之费？想以前辈声望，威震两江，但有前辈一人坐镇，宵小何勇妄图染指？我辈即使随行，亦不过稍出毫力而已，怎能谈得上承保二字，因此也再收不得什么托保费了……”

众人见鲁智这般说法，亦皆随声附合，但笑面跛丐却道：“实告诸位，这干东西，乃是龙公子巢湖交托于王敬实，代办救灾事宜所用，龙公子家财万贯，幼逢奇遇，所得宝藏，珍宝无数，故此这一点小意思，其意不在金钱，而是龙公子特地留给诸位，作个纪念，故此万勿推卸，方不负龙公子的心意！”

众人闻言，不由得大大惊讶，同时对于迷样的龙渊，更生出了高不可攀的尊崇与敬意！

他们不再辞谢，在笑面跛丐相让之下，各趋桌边，取了件珍珠，翠玉之类的东西，握在手中，心中却不由同时浮现了一位秀逸出尘的中年文士的面影，对自己含笑点头，频频示意。

同时，脑里也同时响起了龙渊的谆谆嘱托，请求他对灾民尽心尽力！

然而，他们之中，除了笑面跛丐之外，谁又能晓得，龙渊的真面目，谁又能知道，龙渊如今，已非是“中年文士”了呢！

金陵城外的江水，翻翻滚滚。

水波邻邻，映现了亿万个艳丽的太阳！

辽阔的水面上，帆影点点，浆声渔歌，交互而作，其中有一艘单桅小船，溯水直上，乖着顺风，鼓浪而进，竟而十分快捷！

船舱中，有女如花，但他她肤白如玉，长发泛金，又眸湛蓝，罗衫胜雪，一望而知便非是中年人士！

她依在窗侧，却不看江景，湛湛蓝眸里，射出柔和的光辉，注视着身畔一位奇丑的少年！

那少年躯挺拔，着一身米黄儒服，头巾上嵌着一块白中透红的温玉，由背影侧影望去，确实算得上风度翩翩。

只可惜面色薰黄如腊，在头上长着一大块黑疤，将整个挺秀面容之美，破不无余，令人望之惋惜！

但，那金发异族的少女，对少年的恋爱却不稍减，她望着少年，痴痴的凝望着窗外江水，若有所思，不由得轻启朱唇声嘶嘶的询问：“渊弟弟，你想什么啊！”

原来，这奇丑的少年，正是龙渊，他闻得云慧软语相询，目光一转，移注到云慧的如花娇颜上，微微一笑，露出两排洁白细碎的银牙，轻叹一声，道：“时光如流水，一去不回，屈指算来，小弟离家，已有七月。这一年之约，眼看将满，家中诸老均亦年迈，故此小弟窃思，近中必返家一行，方全孝悌之义！”

云慧闻言，芳心里颇为犹疑，拿不定注意，是否也随着龙渊回去！

须知，云慧她虽则深爱龙渊，两人又曾互订了终身，但是她自幼受天下第一剑孤独客的教养，思深如海，自后孤独客惨遭横死，她便曾秩誓为孤独客还报血仇！

如今好不容易，从于三口中探得了参予当年之役的人物，正待大展身手，进一步察纠主谋，为孤独客报仇雪恨的时候，却不料龙渊竟霍尔提出回家之事。

其实反鲁一行，到是简单不过，但到了家中，龙氏一家九对老人，只有龙渊这一个宝贝根苗，怎肯随便放他出外？

云慧若是随去，那龙氏诸老，若不中意还则罢了，若是中意云慧，堪为子媳，岂能不马上便为他二人成礼完婚？

若是结了亲，云慧她初则身为新妇，不能出外去抛头露面，乃是情理中事，稍过些时，说不定有了身孕，则诸位长上，必定更不肯让她离家，去为她师父报仇雪恨，参加那凶险的打斗场面！

如此一来，岂不把心怀壮志的云慧困在家里，再也不能完成壮志了吗？

但，话说加来，若是云慧不随龙渊回家，这两地相思之苦，尚

在其次，万一旧事重演，龙氏九老要逼着龙渊娶妻生子，以接香火，则岂不大大糟糕？

云慧她这么思索着，虽则为时甚短，但由于寻不出两全其美之策，不由得发起愁来。

龙渊见她不答，已然奇怪，注视等待片刻，瞥见云慧的娇容之上，忽泛起愁苦之色，不由更加旗疑，忍不住轻握住她的玉手，询问道：“慧姐姐，你怎么啦！你难道不愿意跟我回家去吗？……”

云慧一歪身依偎在龙渊胸前，幽幽道：“渊弟弟，我不是不愿，实是不能……。”

此言一出，不由令龙渊大吃一惊，他“啊”地一声，惊问：“何故？”

云慧长叹一声，柔声解说：“渊弟弟，你自幼与我一起长大，自然晓得，我身受恩师抚养教导，深恩如海，我唯一的心愿，就是要代师的仇，但若是随你回家……。”

接着，她将自己的顾虑说出，接着又道：“渊弟弟你想，我怎能只谋求自己的幸福，而置恩师的血仇于不顾呢？”

龙渊听罢，这才恍然，细想之下，家中的伯伯叔叔，均盼孙心切，若云慧跟随自己回去，她的推则，十有九成，会成为事实的！

但她不回去，自己能不回去吗？

龙渊这么自问，答案却是否定的！

皆因，这道理十分浅显，龙渊他素性笃厚，事亲至孝，他这一次出来，主要的目的，一者是暂时避免，诸位伯伯叔叔，逼他成亲，娶那些不中他意的女子，二者便是来找寻云慧，接她回去，与她成亲！

故此，他暗与长上相约了一年之期，如今期将满，一者是他不能对长者失信，再者诸位长上，均已年届古稀之龄，除其父亲龙致勇外，又均未练过武功，学过什么驻颜延寿的练法子。

因之，人到了这般年纪，已算是到了风独残年，稍微受点子风吹雨淋，小病小灾，便有生命的危险！

龙渊这九门一子，怎能忍心在外游荡，而不在家中承欢于老人膝下，养生送死，以尽人子的孝悌之道呢？

故而说什么，龙渊都得回家，那隍是这一去，由于亲情与法理的束缚，再也不能出来游历，也非得回去不可！

但他能勉强云慧，与他一齐回去吗？

龙渊自思，他虽是爱她至深，也不能陷她于不忠不义，虽则他不赞成滥杀无辜，但由于数日来，事实的教训，使令他了解到，有些个坏人，确实不能容他们活在世上。

因之，龙渊的触景伤情的乡愁，却又加上了一份更重的情愁，任凭他聪敏盖世，却也找不出两全之法！

云慧见他不语，幽幽一叹，又复幽幽道：“我知道渊弟弟，这事对你来说，实在是不公平，我早就觉得你不该爱我的，我……。”

龙渊一听她扯到这基本的问题上，不由一震，急然道：“慧姐姐怎可这么说法，小弟自幼随你长大，受你之恩，如姐如母，而今长大成人，又承你不弃，以身相许，此恩此德，小弟何能还报。便再说，抛却了恩德二字不谈，但只是爱之字，由来已非一日，在小弟初解人事之际，已然窃于心，那时虽未敢稍存妄想，却仍是情不由己，依时愈深，姐姐你怎能牵涉到这事上去呢？”

云慧闻言，玉臂一舒，搂住了龙渊的脖子，激动无已，“呜咽道：“弟弟你真好，……我知道你的心，……所以才格外的不安啊，其实，弟弟你不必如此，……你可以娶三妻四妾……只要不完全置我不顾，我亦能心满意足了的了！……。”

这话在那功夫说来，不但是完全合理，同时也完全合法，男人们，只要有钱足以养家，娶上三妻四妾，算不得稀罕事儿！

但龙渊却生就的牛劲脾气，他竟不赞成云慧的论调，他提出雪白的罗帕，一边为云慧抹去滚落的泪珠，也缓缓道：“慧姐姐何

出此言？你既然深知我心，怎不晓得我的脾气呢？除了你，……啊，还有兰妹妹，我是不能再娶别人了，我……。”

他忽然想起了风兰，不，其实风兰在他的心中，一直是站着一席之地。

云慧听到兰妹妹三字，霍然抬起头来，直瞅着龙渊，头上的悉容尽扫，双眸中充满了神秘与得意的光彩。

龙渊被她这般瞅着，一时拿不准她是什么意思，尤其是望见她眼中那股子神彩，不由霍地将未出口的话咽了回去！

云慧却有了兴致，故意逗他，道：“怎么不说啦！”

龙渊心中怦然一跳，心中暗忖：“怎么慧姐姐也吃了醋了！”

只是这话可不能说出来，一来怕羞她，二来呢，万一她真有此意，因羞而怒，误会风兰在他的心中，分量较你更重，岂非不美！

他秀眉微皱，故意装糊涂，反问道：“说什么？”

云慧料不到他来这一手，“嗤”的一笑，笑骂道：“你啊！最坏啦！心里的事说溜了是不是，哼，你们男人啊！都是一丘之貉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”

龙渊心中暗惊天下的女人，一般的善嫉，表面上正容相问拿起云慧的双手，诚诚恳恳的，道：“何谓一丘之貉？慧姐姐你别怪了好人，我龙渊再不肖亦不致于如同俗人一般得陇望蜀，渔色自娱啊！说到风兰，小弟我虽与她早已相识，却一直是拿她当是小妹妹一般看待，若不是，硬要将她拉来，作什么你的同心姊妹，我怎……。”

云慧见龙渊认真之态，不待他说话，便自插言打断了他的话，也自正色相向，未言先叹一口气，道：“说真话，天下女子谁不善嫉，谁愿意把自己的太夫，与人分享，我云慧虽未敢妄自菲薄，自此村妇愚妇，但此一念，却也常梗梗于心，但事实上，情势相逼，又不得不忍痛一番！”

龙渊见她自供醋意，神态认真，觉得十分有趣，想笑却不敢笑，只好强咬着下唇忍在腹中……。

云慧瞥见他这副样子，粉颊一红，又道：“渊弟弟，你别误会了我的意思，我过去所以要拉拢风兰，用意已对你讲清楚啦！但如今由你方才说要回家去，我突然又想到另外一事……”

龙渊纳闷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云慧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咱们到黄山之后，你无论如何，也要设法求得风兰的谅解，让她陪着你一同回家，到了家能够出来最好，若则在家里先与风兰成亲，以慰亲心也未尝不可……。”

她尚未说完，龙渊却已然期期不可，急急表示反对：那怎么可以，慧姐姐你呢？咱们的事不先办妥我怎能和她……。”

云慧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只要我和风兰能事先取得谅解，谁先谁后，倒不是什么问题，要知道，诸位伯伯叔叔，都盼望能早抱孙子，我为事实事逼，不能随你回家，你若不带风兰回去，则诸位长上，必逼着要你另娶别人不可，所以与其娶那些不相干的女人，到不如先于风兰结亲的好！”

说到此处，云慧语气一转，缓缓又道：“至于我自己的事，我决定在你走后，去找笑面跛丐，与他共同商量着，设法察出主谋真凶，为恩师报却杀身之仇，报仇之后，我必会自动的找上门去……。”

龙渊皱眉问道：“那该要等多久啊？”

云慧幽幽一叹，道：“少则一年，多则三载，以我想，三年的功夫，是足足有余的！”

龙渊“啊”一声，道：“三年，多长的日子啊？我！我但愿能随在姐姐身边，稍为臂助……”

这语声柔细中略带颤抖，粉颊上也充满了依依与祈盼的神色，这一切落在龙渊的眼里，不由使得他既又怜且爱，心头大震！

只见他双臂一展，将云慧的纤腰搂住，热情的唤声：“慧姐姐”，俯首向她鲜红的棱唇吻去！

云慧羞涩中带着喜悦，轻轻的垂放下小扇一般的金色睫毛盖住了湛湛的蓝眸，微微仰起螭首，张开红唇，承包住令郎的轻怜蜜爱。

煞时间，小舱里生起了无边春意，一波波，像外边的江水，潺潺的光涌的扩张着！

只是，这浓醇的春意，却有限制，像江水有岸堤的限制一样！

他们不敢，亦不能，更不愿及之于乱，虽出他们可以毫无顾虑的享受人生之乐，作更进一步的心身结合，他们却仍然互相尊重与劝勉，保留着洁白之躯，等待着异日的正式成礼。

这是多么宝贵的情操啊！

这又是多么值得赞叹与赞美的挚情！

人类之所以相异于禽畜，亦即在此！

因为禽类没有人们所谓的理智，它们凡事率性而往，饿的时候吃，累的时候睡，须要的时候，便找同类的异性，解决欲的问题。

它们没有应不应该，合不合理的观念，甚至亦不考虑，是否喜欢所找的异性的样子与脾气！

人就不同！人与人间，有许多习惯的人为的，积累经验形成的因素，在规范着自己的行为！

所以人不能率性而行！所以亦不同于禽兽！

龙渊与云慧，深深的了解这点，故此平日里则同床共枕，轻怜蜜爱，但却总保留着最后一道防线！

因此，他们生活得异常幸福，心中从没有自惭与歉疚的感觉！

日子在幸福与快乐中，过得最快！

小船鼓风破浪，静静的溯风直上，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了，直到……。

第二十七章

立雪台畔是非多

是初冬十月！

在黄山山区里，冬季的严威，已充分显露无余！

抬头望，巍峨的峰巅，已压上了白帽子，浓厚的云，卷缩在峦峰间，似是待机而动的百万雄师，已然整好了军容，静待着出征的命令。

山下，路边道旁，平野上，树木都只剩下了光秃的枝干了！

往昔的碧叶，早已枯黄了面孔，有的隐藏在避风的角落里，瑟瑟而抖。

有的则在呼啸的风中，忍受着肢体碎裂的巨痛，挣扎着，翻滚着，企图脱出浮游的命运，却无能为力的，呻吟着任由那劲风肆虐！

天地间充满了肃杀的景象，尤其是山区里，行人迹绝，鸟犬盖隐，似已临天地的末日！

但，就有这“末日里，羊肠也似的山道上，出现了一男一女！

男的儒衫单薄，随风飘舞，面色蜡黄，颊上尚有个黑紫的疤，像是块大膏药，贴在黄柿子上！

女的作村姑装扮，但单薄的粗布衣裙，却一点也掩不住她那天香国色的艳容。

只见他二人在登山的羊肠小道上，并肩朔风而行，态度从容，

姿态潇洒，翩翩然如同是一双情侣，游玩散步。

但其速度，却犹逾强劲无比的山风，衣袂猎猎，不多时已然进入山区，消失在枯木丛中！

这两人不用细说，正是那千面书生龙渊，与千面夫人云慧！

他两人自金陵乘船溯江而上，其目的便是这天下闻名的黄山！

黄山在安徽歙县西北，横跨太平县界！

原名“北黟山”，唐朝天宝年间，方始改称黄山。

这黄山支脉东走入浙，有天都、连华、朱砂、云际、石鼓、始信、飞来，卅六大峰，此外小峰无数，岸洞数十，风景雄奇险峻，诡幻幽折。

以高峰、奇石、云海等奇景，称绝天下！

龙渊幼览群籍，素存壮志，游历天下名山，以亲睹造物之奇。出道来一路南下，便定这黄山为第一站。

但是他脚程虽快，数月来所经之处，屡逢事故羁绊，耽搁了行程，如今一年之期，即将届满，那与云慧的黄山之药，虽在期前相逢，不必去偿，但与风兰的三月之约，却是尚未履行。

故此，他二人浮游江中，过了一段清闲恩爱的岁月之后，便自在“贵池”弃舟登岸，双双往黄山赶来！

一路上在肆旅店之中，二人常能听见，一些过往的武林人物，互相谈论着近中金陵“三江镖局”被挑，及两位神秘莫测的人物，千面书生与千面夫人之事。

有的便说得绘声绘形，如同是亲目睹一般。

云慧暗地里听见自己的事迹，被人传述，偶尔也暗暗的得意一番，但当她看见身边的龙渊弟弟，那一付莫然无动得样子，那一股骤起的豪气，瞬即被儿女的柔情代替！

因为，她想到，不久之后，龙渊即将东归，而自己却不得不滞留在江湖之上，独当那争强斗狠，为师复仇的拚斗争杀！

虽则她有几分把握，不惧任何强仇，但由于近来，享受了太

多的恩爱，付出了太多的痴情。故而在心理上竟有些倦厌那凶杀的事件了！

云慧她但愿能忘掉报仇之事，陪伴着龙渊回去，过那平凡的“妇人”生活，上侍姑翁，相夫教子。

然而她不能，师仇象一块千斤重铅，堆压在心头，无法移去，那为师报仇的念头，亦如同一条毒蛇，时时刻刻不断地啃嚼着她的芳心，使他无时敢忘！

因此，她不能置师仇于不顾，否则，她自己知道，自己将永远负疚于心，无法排遣！

故此！这劳燕分飞，已然是事在必行，每当忆及，怎能不令她柔肠百折，黯然神伤呢！

龙渊聪慧绝世，自然深悉云慧的心意！

她一路上与云慧同行同止，尽量地避免接触外界的，足以扰乱他俩恩爱的事物，全心全意的接受并付出爱情，珍惜着一雨两人共有的光阴。

时光永远运转不停，而路途终有尽头！

龙渊与云慧虽则缓缓而行，终究过了汤口，来到了黄山紫云峰下！

汤口有汤泉，名闻天下！

汤泉后倚石壁，前临青龙潭，池长一丈五尺，宽半尺深三尺，底布晶沙，泉自沙中泛上，累累如同贯珠，气芳香而清逸，味甘且冽。

夏秋之季，常有游人仕子，来此沐浴！

目下严冬将至，泉水虽未冰封，却已其寒彻骨，故不但未有人下池戏水，左近且已了无人迹了！

当时转过峰去，低达珠砂峰下的珠砂庵。

珠砂庵那时，似是新建不久，寺基宽敞，殿舍节毗鳞次，气象辉煌万千，主持普门大师，正是创寺之人。

龙渊二人，晚抵山门，各客僧一看二人的形状，便知是来游山投宿的，立即带二人到偏院客舍，分别安置。

云慧芳心之中，颇为不适，但知寺院中清规所限，不容夫妇同房，故只好将不快隐在心里！

龙渊却毫未在意，他初入山境，目睹群峰挺秀，云海变幻，不由得心旷神怡，兴奋无已！

次日，二人在阍中用过早餐，问明了登山路径，献上香油钱，方相携循着凌晨肠小道登山！

一路上空山寂寂，晓雾迷蒙，若不是龙渊二人，功力深绝，目力奇佳，简直是五尺之外，都难辨景物了！

他二人放步疾走，不多时便至“云巢”。

那去巢乃是洞名，深约二、三丈，东南透天，洞中常满云雾，故有此名！

洞中有石阶约数十阶，循之而上，如出天井。出进后，岩壁如削，几疑无路，所幸那阍中和尚，特于此设下通天木梯，以专为游人登山。

故此龙渊与云慧二人，乃相率施展绝顶的轻功，蹬梯直上。

只见身下万峰刺天，珠砂庵若在釜底一般，而自身已步达“立雪台”上。

立雪台在玉屏峰腰，一片名岩之上。

台边古松如林，却多年半根生于东，身仆于西，头向于南，穿匿石中，裂伸石外，长大十围，似畏天威，不敢上拔，高皆不足二尺。

此际，旭日东升，晓雾渐渐散去，龙渊两人，俯视诸峰，俯伏于云海之中，景色壮丽之极！

龙渊睹此，心胸为之一阔，忍不住仰天长啸起来！

龙渊功绝当世，这一声啸，当真是壮烈无比，啸声响彻霄汉，群山回响，历久不绝！

云慧瞥见他眉色飞舞之态，芳心愉悦，亦以清啸相和，其声清越，犹似凤鸣九天！

哪知，他二人啸声未落，岩石突然传来二声厉啸。

啸声摇曳，转眼间已达近处，顿时一先一后现出二个人来！

那为前一人，年逾不惑，体型枯瘦，皮肤漆黑，满头苍苍白发，披散在肩上，与颌下山羊须，纠结一起！

身着米黄长衫，长及膝头，脚登长筒快靴，凝立在两人太外，一株苍松幼枝之上，右手中握着一根粗如小臂的铁杖，拖在身后，左袖飘飘，自肱以下，断了一半，用一双泛黄的眼子，紧紧盯着龙渊二人，不断的上下打量！

后至的一位，亦是个老头，一身粗布衣服，赤足无鞋，左手执一根弯弯长长的水烟，“呼噜”，的抽着。

双目火红，暴射锐利精光，挺立在一块突岩之上，也一般的盯着打量龙渊二人！

龙渊与云慧猛见这二人出现，初则一怔，转念一想，这铁杖叟与黄山老农，不正是寄居黄山？此际出现，虽则有些突然，却也不足为奇！

原来这两人正是铁杖叟黄山老农左更生，他二人在巢湖白石山，设擂引诱天下英豪，前往较技争夺紫金蛟宝，那知奸谋未成，却双双伤在风兰与虎雄之手，同时也曾与龙渊见过一面。（事见第八集）

但那时龙渊化装成一个老人，故此龙渊虽识得他们，他们却不认得龙渊。

且说铁杖叟凝立松枝，注视两人有顷，但见面前这位奇丑的少年，与那位奇美的村姑，镇定逾恒，丝毫不动于衷，不由勃然大怒，肌肉牵动，阴恻恻的发话，道：“你二人姓什名谁？何人门下，到峰黄山大呼小叫，意欲何为？难道你家大人师长，没告诉你们，老夫的忌禁？与左史的规矩不成？”

此言出口，不仅是未把两人看在眼里，甚且横霸之极！

龙渊虽则天性仁厚，凡事皆以忍让为先，但一者对铁杖叟本无好感，二者这二人来得突然，打断了他的游兴，不由大为不悦！

云慧当时在白石山中，虽未出头露面，却也化扮成一个老太婆，端坐台下，将台上的一举一动，全都看在眼里，对铁杖叟的自私自利，妄自尊大的作风，亦是不满于心，此际见他出言不逊，又见龙渊大为不悦！

忍不住嗔大发，脆声叱道：“老儿少说大语，难道这黄山是你俩买下的吗？别人怕你，或许不屑与你这老儿计较，但我千面夫人，偏不信邪，看你能奈我何？”

云慧一口一个老儿，虽则是莺声啾啾，好听之极，却也不由得令铁杖叟与黄山农，勃然大怒，眉目轩动！

但后来闻听云慧，报出千面夫人之名，他两人均不由面露诧异之色，对望一眼！

那黄山老农，却自敞开破锣喉咙，道：“女娃儿你说什么？难道你真是“千面夫人”，那！……”

他用水烟管一指龙渊，云慧点头承认道：“他正是千面书生，老儿你怕啦？……”

原来，千面书生与千面夫人之名，自在金陵一役，挑了三江鏖局，力败金陵八大鏖局的联合攻击，威名轰动，不到月余，便已传遍了江湖！

其实，这两人光凭金陵一役，到不足令人惊骇！

可怕的是这千面夫人，竟扬言乃是当年天下第一剑，孤独客的传人。

那孤独客当年纵横湖海，所向无敌，功高盖世，最后虽被各派联手消灭，而各派之中也死伤了数十位一流高手！

如今，他徒儿既临中原，则势必因报复师仇，引起轩然大波。再说，这千面夫人既然敢在江湖中公开露面，必有惊人艺，